

94岁演94岁

□ 撰稿 | 苏打

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奶奶家住了很久。跟老人一起生活，会潜移默化地养成很多习惯，比如听收音机、午睡、饭后百步走，以及买菜一定要先问单价。除了这些被母亲笑作“老婆儿习性”的小事，人还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很多的生活细节，比如人行道两端有没有缓坡，建筑物里有没有直梯，长路旁有没有座椅或者可以暂时倚靠的栏杆。我想，如果没有跟老人生活的经验，年轻人大概不会留意这些事情。也是由于这段经历，我看到了对于年长者而言，生活是如何在逐渐坍塌，以及很多时候，这种坍塌并非因为家人疏于照顾或自身疾病造成。

或者出于对奶奶的感情，我确实很爱看老婆儿的故事。《末路老奶》首先吸引我的，就是女主角的角色和演员本人都实打实的是94岁高龄。这是一部喜剧，很多地方非常毛糙，也有强行煽情和俗套的戏码。但是这些肉眼可见的毛病并不妨碍我看得开心，可能就是因为影片愿意将镜头对准老年人这一点。“银发族”的故事不好拍，正剧容易颓丧，喜剧又容易虚浮。《末路老奶》虽然是喜剧，但创作态度难得地认真，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确实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真切的体验，而不是想当然地凭空虚造。

《末路老奶》的主人公，基本是我们如今可以遇见的城市中的老人：她的身体和头脑都还可以，尚能自由行动，但是也无可避免地被时代落下了；遇到问题她首先想到的是找朋友帮忙，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朋友已经都死了……我总觉得这个老奶妈八九不离十就是老年时的我自己，如果我能活到94岁的话。她很认真地思考剩下勉强相熟的活人里还有谁能求助，扒



拉来扒拉去，找到了一位朋友的配偶。这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在世时打电话，用拉家常的平淡口吻谈起各路亲戚：“那个谁还在吗？哦死了啊。那谁呢？去年脑溢血啦……”我在一旁听得既惊且骇，这才明白一旦人活得足够长，死亡就成了生活中自在的一部分。

影片中老奶奶的生活算是富足，跟家人的关系也称得上和谐。虽然被电信诈骗，并没有伤筋动骨，按照一般思路，肯定算了算了——吃一堑长一智，破财免灾。老年人应当主打一个不折腾，片中的朋友配偶就是这么说的：“你没想过会给家里人添多大麻烦吗？”当人生向着事事需要依赖他人的原点回归，人们对待老人往往缺乏对孩子的宽容和耐性：安度晚年不好吗，瞎折腾什么呢？可是不，老奶妈手环一扔，代步车一骑，玩消失了。我要是家属我也会急死；但是我又很能理解老人的心潮澎湃：生活的方向盘，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掌握之中。

这让我想起，我的奶奶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。我教她用台式机下跳棋，明显看到她眼中闪闪亮的光。她用很大的字在纸上写下“开始——游戏——跳棋”，把这张纸贴在显示器旁边。如果她能搞到一辆代步车，十有八九也会偷偷骑出去转悠吧？她其实多病，就像片中的老奶奶一样，很多疾病因为高龄只有搁置，脑癌都不用治了。但也像片中的老奶奶一样，她很少自怨自艾，而是更看重眼下的生活——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里，几乎是兴致勃勃地在生活。她们是那样一种人，并不太计较逐渐缩窄的生活带她们到哪里去，更在意的是一直抱持好奇和勇敢的态度。我自问缺乏这种乐观，但是这样的乐观，常常能鼓舞到我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可以算是喜剧的意义。■

